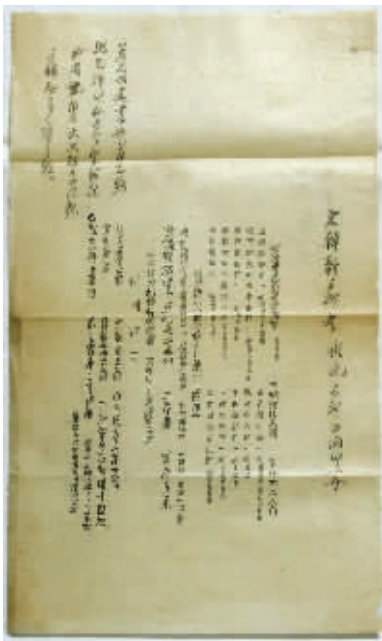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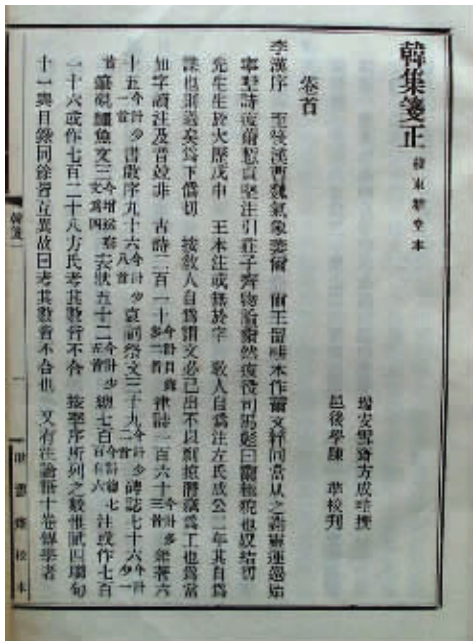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藏书家陈准校刻丛书的文献价值



“湫溲斋校本”之《韩集笺正》 “湫溲斋丛书”广告页,陈准自印,并有手批

## 四川成都 肖伊绯

陈准(1900—1941),字绳甫(又作绳夫),号袞殷,浙江温州瑞安人。家有“袞殷堂”藏书楼,幼承家学,曾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,又曾在上海仿古印刷局任编辑。1930年任瑞安县公立图书馆馆长助理、瑞安县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。后与林志甄创设“温处仿古印书局”,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校印,编有《瑞安孙

氏玉海楼藏书目录》《殷契书目录》等,著有《韩非子集解校记》《淮南子校记》《管子集注》等。

回顾陈氏的印书历程,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书写了中国近代印刷业的一篇逸史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于温州瑞安设立仿古印书分局以前,陈准曾校刻过一套以多种未刊抄本为主要内容的丛书,这部丛书不是用铅字排印,而是采用传统木刻版刷印,古

雅有致,与丛书内容相得益彰。

该套丛书涵摄内容基本为未曾刊行过的,以抄本、抄校本为主的金石考证类学术著述,也有部分稀见藏书目录等。

丛书名曰“湫溲斋丛书”。“湫溲”语自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,“其魂不躁,湫溲寂寞,为天下泉”——“湫溲”意为清静。湫溲斋,显然就是陈氏斋号,从这个名号寓意来看,也已足见陈氏藏

书、读书、印书的澹泊高远、卓然尘外的意趣所在。

当年此套丛书印行数量不多,加之内容古奥冷僻,普通读者对之接触很少。80余年之后,要搜集齐备此套丛书并不容易。

那么,湫溲斋丛书究竟有多少种呢?据查,通行的说法为十种,辑印为八册。这一说法,直接来源于当年陈准自己印制的售书广告单,虽未标明册数,但内容十种确实一一列出,应当绝无问题。但据郑振铎日记所载,却应为十一种八册——他在北京隆福寺东雅堂购得此套丛书,时为1958年7月13日(详参:《郑振铎日记全编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6)。作为著名藏书家与版本学家,且又出生于温州的郑振铎,对这套丛书的购置记载也应当无误。看来,湫溲斋丛书究竟有多少种,早在半个世纪之前,就存在争议了。

近日,笔者有幸得观此套丛书全部,对该丛书的刻印细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判定。

该套丛书的辑印内容与成册对应关系比较复杂。其中有三册为单册单种内容,另有两册均

为两种书合辑一册,还有一册辑有三种书的内容;此外,尚有一种书印为两册的。看来,郑振铎对湫溲斋丛书十一种八册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。而《宋韩蘄王碑释文》一册,当年没有出现在陈准自己印制的售书广告单中,可能是由于当时尚未校订完稿,故没有将此书列入广告。但在新近发现的一纸可能经陈准本人手批的售书广告单中,已将此书名目手写添入,正可印证。

这套约于民国二十年(1931)前后陆续印成的湫溲斋丛书,在现代商业繁荣、但文化还相对保守的温州,坚持用木板刻印的方式面世。其古雅面目,无异于“新文化运动”以来,温州文化在现代中国里一道卓尔不群的风景。这样一批内容冷僻、世所罕见的著述,在民国时代还得以用传统木刻方式刊印出来,实在是原著者与后世读者始料未及之福泽。

由陈准精心校刊与督印的这批民国刻本,因属地方私刻私印,存世稀少,更为后来的金石研究者、藏书家们所宝贵,无论是学术价值,还是收藏价值都不可小视。

除了上述这套丛书

之外,陈准的湫溲斋刻书印书,还有其他多种,只不过不以丛书名义,而是单列单行罢了。在印制技术上,还有一些采用铅印石印而非木刻刷印的书籍,譬如瑞安方成珪所著《韩集笺正》,孙诒让所著《温州古笈记》《尚书骈枝》,邢澍所著《金石文字辨异补编》等。

除了运用由商务印书馆研创的仿古活字进行铅印排版之外,陈准还引进当时颇为流行的中华书局承办的仿宋聚珍活字铅印技术,印制过诸如《韩氏读有用斋书目》《选钱斋钱谱》之类的书籍,在发售广告上注明:“仿宋聚珍白纸印,均铸锌板,颇费工夫,印刷无多,欲购从速”云云。

上述这些书籍内容,大多与金石古学、版本目录相关,皆是专家学者们的深榭秘笈,如今也已极其珍贵。

特别是《尚书骈枝》一书,继燕京大学1929年校刻本之后,这部孙诒让的专著经陈准再度校印之后,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与版本特征,都是值得关注与重视的。

当然,由于此书至今未能有幸一观,所有的期待还只能停留在想象与揣测之中了。

## 安徽 姚成

广陵在明清两代,一直是文人画家云集交流的物华宝地。以“扬州八怪”为首位的八位画家,个个笔墨精深,才识广博,艺术造诣名震画坛!由于他们在画界广深的影响力,让不少外地画家纷纷聚集扬州鬻画交流。继“八怪”后,在扬州鬻画较著名的还有画家华岳、边寿民、蔡嘉、闵贞、陈撰、李勉、扬法等。他们的画名影响力虽略逊于“八怪”,但绘画笔墨造诣几乎可与“八怪”相伯仲。他们各自卖画的情况虽不尽相同,但好歹他们也是一群以售画为生的优秀艺术家,后人尊称他们为“扬州画派”,的确真实不虚。其中蔡嘉也是鼎鼎有名“扬州画派”中的一员,画名虽不及华新罗、边颐公那么如雷贯耳,但绘画造诣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其画作在日本及国内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。

蔡嘉(1686—1779),字松原,一字岑州,号雪堂,一号旅亭,又号朱方老民、云山过客、菜畦老圃,江苏丹阳人。幼年聪慧好学,打小就痴迷画画。由于家境贫寒,无力资助求学;故年少时的蔡嘉,只好辍学当了名银匠工。生活的艰辛,路



## 『扬州画派』蔡嘉鬻画历坎坷

途的坎坷,此并未挫其渴望求知学画的信心。后弃工至扬州寻师访友,刻苦学习诗文书画,在三十而立时,便凸显画名。扬州鬻画者,亦有“入流”和“不入流”之分。“入流”者,首要具

备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,加之精深的思想理念、笔墨精良的完美功力、多识广见世态洞察力。画必“汲取精华,去其糟粕”,善交良师益友,此方为绘画“入流”之正道。反之,“不入

流”者,亦无笔无境,胸无点墨,遇人故弄玄虚,江湖之笔,多乃“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”;皆臆造障目蒙眼,笔墨庸俗不堪,流行坊间,欺世盗名,此为“不入流”之弊端也。

蔡嘉交友有道,时多与高翔、高凤翰、汪士慎、朱冕等诸贤过往雅集,常聚在一起诗酒唱和,切磋书画。其工诗,擅书,能写花卉、翎毛、山石、虫鱼,亦精工青绿山水,敷色清丽毓秀,勾染灵润有致。又善画鱼,因蔡嘉是以卖画为生的画家,若购画人点题或有所请求,只要画家会画,就一定会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。故而,对于一个鬻画者来说,最好画风能全面些,不仅要具备全面笔墨画功,还一定要画好。否则画卖不掉,还会影响家庭生活。一些虽是同时期的画家,但你决不能和他相比。比如郑板桥,板桥的名头大,一片两瓣竹叶,就足以换银子置酒。加之他还是“七品官耳”的古代国家“公务员”,有薪俸有经济来源,所以不愁生活。也不能说画家要钱就俗,这个观点我不同意。古代画家,若无仕途功名,就等于失业,毕竟要养家糊口,画家订个售画润格,不为过。在过去常听老人言:“荒年饿不死手

人”。而如蔡嘉这批画坛名手,应该就属古代的职业画家。蔡嘉在当时职业画家中,算是出了名的。他也不需在外摆摊设点,只要购画人上门下单就可以了。这样画家在卖画之余,可以腾出大量的宝贵时间,来研究诗文书画。

这幅蔡嘉《鱼乐图》(见图),墨笔绢本,尺寸29×30厘米,今藏于上海朵云轩。

画面上三条游鱼画得动感十足,笔墨聚散虚实有度。画中写意鱼型之夸张,内含笔致之抽象,让人深感此鱼奇趣生猛。鱼鳞交叉线细劲有力,增加了点线面的有机融合。从画赏析,画家生活的阅历非常丰富,思想内涵见识独到。鱼是大年不可缺少的餐桌美味,象征了一家人团团圆圆、年年有余的喜庆场面。那么,很多画家大年画鱼,也深受民间百姓的欢迎。

蔡嘉此《鱼乐图》,画得人鱼共乐、喜庆吉祥。上有一跋,颇具思想,乃曰:“我知鱼乐,鱼知我乐;悠然而来,相遭于泊。我不知鱼,鱼不知我;惠子解人,不辨亦可。我不知我,鱼不知我;片片秋水,问之太虚。”四言句得既具哲理,又富禅意,亦与画面相映衬。